



# 道德經白話淺釋 146

陳德陽前人 講述 陳樹旺點傳師 整理

（接上期）

## 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

這弱勝強和柔勝剛的道理，天下人是沒有不知道的，卻都不能依它而行。因為眾人總是愛爭一時的剛強，惟有得道的人，才能體察出道體的柔弱而行。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：「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得大敗，國破家亡，被圍困在會稽山上。心中忿怒，壯大膽識而豪無畏懼，怒氣如湧泉，並選練士卒，不怕赴湯蹈火。雖然這樣，但是最後他還是請求吳王夫差允許自己去當奴僕、妻子去當奴婢，親自執戈為吳王牽馬開路，最後終於在干遂（幹遂）擒住吳王。因此老子說：『柔可以勝過剛，弱小可以勝過強大，天下沒有人不知道這個道理，然而卻沒有人能夠實行它。』越王親自實行它，所以能稱霸中原。」（註1）

《傳習錄》云：「知之真切篤實處，即是行。行之明覺精察處，即是知。知行工夫，本不可離。」意思是：知到真切篤實處便是行，行到明覺精察處便是知。故知行合一至為緊要。《聖經·馬太福音第七章21》也說：「不是每一個稱呼我『主啊，主啊』的人，都能進入天國，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，才能進去。」同樣的道理，天天把「老中慈悲」掛嘴邊，卻不遵照老中旨意行事者，愿不了，是難以把鄉還的。

## 是以聖人云：「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」正言若反。

①垢：污垢。受國之垢，能容一國之污垢、污辱。

②社稷：「社」是地神，「稷」是穀神。「社稷」合言，本是指司穀之神。由於古代以農立國，所以「社稷」也是指國家。

所以聖人說：「能為國家人民受污辱的人，才配叫做社稷之王。能為國家人民承受不祥災禍的人，才配叫做天下之王。」這就是正面的道理聽起來好像反面的話。

社稷，兩者都是和土地有關。而土地是最低下的，也是污垢之所積，所以說是「受國之垢」。「社稷主」，這是指君主必須處最低下的地方，受國之污垢，才能為人民所歸，就像「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」《道德經·江海章第66》。

「不祥」，是指災禍等不好的事。《論語·堯曰》云：「予小子履，敢用玄牡，敢昭告于皇皇后帝：有罪不敢赦，帝臣不蔽，簡在帝心！朕躬有罪，無以萬方；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」這正是把「不祥」歸給自己的謙虛之德。

本章從水的柔弱，說到聖人的謙虛，最後再歸到「正言若反」的結論。「正言若反」是《道德經》書中常用的成語，表面意思是正面的話好像是反面的意思。這不是老子故弄玄虛，乃是「反者道之動」《道德經·道用章第40》的自然現象。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談到：

晉國討伐楚國，攻入三舍之遠還不停止，楚國大夫請求還擊晉軍。

楚莊王說：「先君的時候，晉國人不討伐楚國；等到我即位，而晉國卻討伐楚國，這是我的過錯，怎麼能使大眾因之受辱呢？」

眾多大夫告稟說：「先臣之時，晉國不討伐楚國，現在到了臣等這一代，晉人卻侵犯我們楚國，這是臣下的罪過，請求君王出兵攻打晉國人。」

楚莊王聽完後俯伏在地上，難過得痛哭流涕，眼淚把衣襟都沾濕了。他起來之後，又謙恭地拜謝大夫們。

晉國人聽到後，說：「楚國君臣爭著自己承擔過錯，而且國君屈尊以待臣下，我們不能討伐這樣的國家。」夜裡即班師回國。

老子說：「能為國家承受屈辱，才配叫做社稷之主。」（註2）

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又說：

宋景公的時候，熒惑星的運行侵犯了心宿。宋景公十分害怕，召子韋來詢問這件事。

景公說：「熒惑星侵犯心宿，這是為什麼？」

子韋說：「熒惑運行到什麼地方，上天就要懲罰下方的國家。心宿是宋國的分野，災禍將要降臨到國君身上。雖然這樣，可以把災禍轉移到宰相身上。」

景公說：「宰相是我任用來治理國家的，卻將災禍轉嫁到他身而死，不吉祥。」

子韋說：「可以轉移到老百姓身上。」

景公說：「百姓死了，我還將給誰當國君呢？寧可讓我自己死好了。」

子韋說：「可以轉移給年歲上。」

景公說：「年成的好壞，關係到老百姓的生命。年成不好，老百姓必會死去。當國君卻殺害他的百姓來換取自己的活命，還有誰會把我當作國君呢？這是我的命運，本來已經該到頭了，子韋你就不要再說了。」

子韋轉身回去，面朝北面向國君再拜說：「我冒昧祝賀國君，天處在很高的地方而能聽到下面的事情，國君說了三句國君應該說的話，上天必定三次賞賜您。今天夜裡熒惑星必定移動三舍，國君亦將可以延長年壽二十一歲。」

景公說：「你怎麼知道的？」

子韋回答說：「國君說了三句人君應該說的話，因此上天必有三次賞賜，熒惑星必定移動三舍。每舍行七星，每星為一年，三七二十一，所以國君增加年歲二十一歲。臣請允許我伏在陛下面前來觀察它。熒惑星若不移動，我自願請求被處死。」

景公說：「可以！」

這一天夜裡，熒惑星果真移動了三舍。

因此，老子說：「能夠承受國家的不祥，才配叫做天下的君王。」（註3）

「正言若反」，本章老子所說「柔勝剛，弱勝強」，就是正言若反的道理。符契天道真理之言，表面上看起來好像都悖離世俗人情。或者，把聖人之言，拿到現實人間來用，好像都扞格不入。例如：柔弱無為乃合道之正言，但世俗觀念，總以堅強、壯盛為追逐目標。又如：塵世間名利，深謀遠慮，殫精竭慮，用心算計去爭，猶怕爭不到，但老子卻教示我們：「以其不爭，天下莫能與之爭」《道德經·江海章第66》、「不爭而善勝」《道德經·天網章第73》。類此，均叫做「正言若反」。

註1：原文出自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越王勾踐與吳戰而不勝，國破身亡，困於會稽。忿心張膽，氣如湧泉，選練甲卒，赴火若滅。然而請身為臣，妻為妾，親執戈，為吳兵先馬走，果禽之於幹遂。故老子曰：「柔之勝剛也，弱之勝強也，天下莫不知，而莫之能行。」越王親之，故霸中國。

註2：原文出自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晉伐楚，三舍不止。大夫請擊之。莊王曰：「先君之時，晉不伐楚。及孤之身，而晉伐楚，是孤之過也。若何其辱群

大夫？」曰：「先臣之時，晉不伐楚。今臣之身，而晉伐楚，此臣之罪也。請三擊之。」王俯而泣，涕沾襟，起而拜群大夫。晉人聞之，曰：「君臣爭以過為在己，且輕下其臣，不可伐也。」夜還師而歸。老子曰：「能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。」

註3：原文出自《淮南子·道應訓》。宋景公之時，熒惑在心。公懼，召子韋而問焉。曰：「熒惑在心，何也？」子韋曰：「熒惑，天罰也；心，宋分野，禍且當君。雖然，可移于宰相。」公曰：「宰相，所使治國家也。而移死焉。不祥。」子韋曰：「可移於民。」公曰：「民死，寡人誰為君乎？寧獨死耳！」子韋曰：「可移於歲。」公曰：「歲，民之命；歲饑，民必死矣。為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，其誰以我為君者乎？是寡人之命，固已盡矣！子韋無複言矣。」子韋還走，北面再拜曰：「敢賀君。天之處高而聽卑。君有君人之言三，天必有三賞君。今夕星必徙三舍，君延年二十一歲。」公曰：「子奚以知之？」對曰：「君有君人之言三，故有三賞，星必三徙舍。舍行七里，三七二十一，故君移年二十一歲。臣請伏于陛下以伺之。星不徙，臣請死之。」公曰：「可」。是夕也，星果三徙舍。故老子曰：「能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」

（續下期）